



诗心雕龙

十五国风论笺

蘭丁



诗心雕龙

十五国风论笺

责任编辑:李 惠 pphLh@126.com

封面设计:王玉浩

版式设计:雅思雅特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心雕龙——十五国风论笺/兰 丁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01-009310-9

I. ①诗… II. ①赵… III. ①诗经—文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9669 号

诗 心 雕 龙

SHIXIN DIAOLONG

——十五国风论笺

兰 丁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310-9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言 半部《诗经》索解人

《诗经》是一部令我十分着迷的书，它曾经是我在高级中学一年级学习语文课程中最喜爱的一部分。1947年高中毕业以后，西欧负笈求学、新闻从业，1966年海外归来，干校劳动，再从国际公务到经济实务、社科探研，四十多年的不宁静生涯中，无缘再接触这部书。

1990年退休以后，十余年中，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书，其中自然包括这部久违了的《诗经》。1998年，我用《大雅·文王之什》同《周易》相参照，写了以《诗》证《易》的《周易·追寻失落的文明》，2007年幸蒙人民出版社惠予出版。现在又写成这部专门讨论十五国风的《诗心雕龙》。

前人说“诗无达诂”，其实，真正问题不在文字训诂。语言文字既有时代性也有社会性，撇开对时代和社会、人性的理解，光靠文字训诂是读不懂古书的。《风》诗是春秋前期的作品，讲的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人和事。脱离开春秋时代和社会，便无法解释诗中的人和事，而这些人 and 事正体现着春秋社会的精神和实质。

春秋是一个失落的时代，西周国家沦亡，宗法统治结构土崩瓦解。旧中国儒家是站在西周王朝的立场说话的，春秋只是“礼

崩乐坏”。汉儒把自己幻想成是周公旦的化身，把文、武、周公盛世的再现作为自己的理想，而将希望寄托在《周南》、《召南》的所谓“正”风上面，对其他的“变”风，似乎一无可取。其实，盛世再现的契机，不在二《南》，而在《魏风》、《唐风》。历史明白告诉我们，周人的没落只是事情的一面，三晋的崛起，才是春秋时代的主旋律。应该说，十五国风全是“变”风，没落是变，崛起也是变。就社会而言，有没落才有崛起，在没落和崛起的旋涡中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是人性，《诗经》所体现的，就是，也只能是这些。而三千年来，真正明白这一点的只有一个人，一位“高人”：吴国的延陵季子。

春秋的历史经验，不是唯一的。在我几十年的动荡生涯中，同样的历史过程似乎在重复，虽然尺度和速度都大不相同。20世纪同样是一个失落的世纪。曾经以殖民帝国主义主宰世界两百多年的欧洲，被它们自己互相摧毁的两次大战砸成了碎片；在欧洲殖民帝国的废墟之上，一方面是两个互相保证能够毁灭对方的超级大国争夺主宰世界的霸权，另一方面是席卷全球不发达地区的非殖民化独立运动；半个世纪核恐怖中互不相容的两个霸权主义大国，分别在侵略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中耗费了大部精力而一败一伤，最终给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发展和崛起的条件与机会，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

正如笛卡儿(René Descartes)说过的“我思考我就活着(Cogito ergo sum)”，人活着就要思考。在上述大背景下生活的西方思想家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重建的“结构主义”走向殖民主义世界土崩瓦解的后现代“解构”思潮，再经历了两极争霸到多极显现的世界“确定性的丧失”，最后立足于“复杂性思维”。这些都是对当代现实的“真”的思考。西方思想家们在失落了的世

纪中,寻找他们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问题只在于西方人不可能满足于只在失落的西方世界中找到他们自己,正如孔子不可能满足于在分崩离析的西周王朝中找到他自己,道理是一样的。

有没落才有崛起。倘若不是两个殖民帝国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互相毁灭,就不可能有20世纪的非殖民化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没有两个世界霸权帝国在长期冷战中互相摧毁和削弱,就不可能有众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没有春秋时代西周王朝的衰微和“礼崩乐坏”,便不可能有战国时代的经济腾飞和思想、文化的飞跃发展。半部《诗经》说的是我们民族的兴亡,而本书尝试论述的正是“没落和崛起”这一复杂命题。当然,《国风》止于春秋上半期,而“龙”的腾飞则始于战国,这将是另一部书的课题,我将继续对我们这个古代社会进行现代的思考,只要我还活着。

关于《诗经》的参考书籍,可谓浩如烟海,凡是我引用过的,我在行文中都开列了出处,不另作书目。大致说来,我依据的是《毛诗》文本,清代陈奂、马瑞辰、方玉润、胡承珙、姚际恒,近现代闻一多、程俊英、屈万里、陈子展等人的著作都是我经常参阅的。但给我提供了一个纲领性框架的却是《左传·季札观乐于鲁》的《国风》部分(我在书后附录了全文),还有就是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和朱东润的《诗三百篇探故》,两位前辈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这部书的出版,应当感谢出版社的王维胜、李惠两位同志的鼎力帮助和合作。感谢我那忠诚的老伴,细读了全文初稿并改正了不少的错误,同时还细心校对了诗文和一些引文的文字。本书封面我再次使用了十多年前方晓同志刻赐的“兰丁”铃记。

兰 丁

2010年5月 北京

目 录

序言 半部《诗经》索解人 / 1

壹 春秋移民的史诗 / 1

一、西周从宣王中兴到灭亡 / 3

二、平王东迁与春秋移民社会 / 7

三、国风的文本问题 / 12

贰 国风论笺 / 15

周南 15

关雎 19	葛覃 22	卷耳 23	樛木 24
蟋蟀 25	桃夭 26	兔置 26	芣苢 27
汉广 28	汝坟 29	麟之趾 31	

召南 32

鵲巢 34	采芣 36	草虫 37	采蘋 38
甘棠 39	行露 40	羔羊 41	殷其雷 42
標有梅 42	小星 43	江有汜 45	野有死麇 46

何彼禴矣 47 驹虞 49 二《南》总说 49

卫风 52

邶

柏舟 53 绿衣 56 燕燕 57 日月 59
终风 60 击鼓 61 凯风 62 雄雉 64
邶有苦叶 64 谷风 65 式微 68 旄丘 68
简兮 69 泉水 70 北门 72 北风 73
静女 74 新台 75 二子乘舟 76

鄘

柏舟 78 牆有茨 79 君子偕老 80 桑中 82
鶉之奔奔 83 定之方中 84 蟋蟀 85 相鼠 86
干旄 86 载驰 87

卫

淇奥 90 考槃 91 硕人 93 氓 94
竹竿 97 芄兰 98 河广 98 伯兮 99
有狐 100 木瓜 101 《卫风》总说 102

王风 104

黍离 104 君子于役 104 君子阳阳 105 扬之水 106
中谷有蓷 107 兔爰 107 葛藟 108 采葛 109
大车 110 丘中有麻 111 《王风》总说 112

邶风 113

缁衣 113 将仲子 114 叔于田 115 大叔于田 116
清人 117 羔裘 118 遵大路 119 女曰鸡鸣 120
有女同车 121 山有扶苏 122 蓍兮 123 狡童 124

褰裳 125	丰 126	东门之墦 127	风雨 128
子衿 129	扬之水 130	出其东门 131	野有蔓草 132
溱洧 132	《郑风》总说 133		

齐风 136

鸡鸣 137	还 138	著 139	东方之日 140
东方未明 140	南山 141	甫田 143	卢令 143
敝笱 144	载驱 145	猗嗟 146	《齐风》总说 147

豳风 148

七月 150	鸛鸣 154	东山 156	破斧 157
伐柯 158	九罍 159	狼跋 160	《豳风》总说 160

秦风 162

车邻 163	驺贇 163	小戎 164	蒹葭 166
终南 168	黄鸟 169	晨风 170	无衣 171
渭阳 172	权舆 173	《秦风》总说 174	

魏风 176

葛屨 177	汾沮洳 177	园有桃 178	陟岵 179
十亩之间 180	伐檀 181	硕鼠 182	《魏风》总说 183

唐风 184

蟋蟀 184	山有枢 186	扬之水 187	椒聊 188
绸缪 188	杕杜 190	羔裘 190	钜羽 191
无衣 192	有杕之杜 193	葛生 193	采苓 194
《唐风》总说 196			

陈风 198

宛丘 199 东门之枌 200 衡门 201 东门之池 201
东门之杨 202 墓门 202 防有鹊巢 203 月出 204
株林 205 泽陂 206 《陈风》总说 207

桧风 208

羔裘 208 素冠 209 隰有萇楚 210 匪风 211
《桧风》总说 212

曹风 213

蜉蝣 213 候人 214 鸛鸣 215 下泉 216
《曹风》总说 217

叁 诗心雕龙 / 219

一、周人的封和建 / 222

二、大泽龙蛇 / 227

三、次生性的移民运动 / 231

四、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化 / 234

五、城镇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 / 238

六、诗言志辨 / 243

七、历史和哲学 / 248

附录 季札观乐于鲁 / 256

壹 春秋移民的史诗

《诗经·国风》是一部春秋移民史诗。我们先在这里从宏观的历史角度作一个比较概括的总论,然后再按十五国风(《毛诗》: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作分国别和分篇的论述。

《国风》160篇诗,除了《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草虫》以及《豳风·七月》、《鸛鸣》等几篇可能作于周幽王(公元前781—前770年)时期,其余都是周平王东迁以后春秋前期的作品。古今许多人都以为《豳风》是周初(因为其中讲到周公东征的事),甚至还有先周的诗篇(主要指《七月》),并不可信。

要着重讨论的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春秋“移民”问题。移民是人类历史的重大现象,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格局是移民“移”出来的,不但古代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当人类还处在“物种人(比如说,能人、智人)”时期就组成小群体为寻找生活资源而到处迁移。进入历史时期,移民的规模愈来愈大,记录愈来愈多,世界史是这样,中国史也是这样。《史记》的《夏本纪》、《殷本纪》把这个现象称为“迁”,后人多解为“迁都”,是极不确切的。夏、商、周三代到春秋的“迁”,绝大多数应该理解为移

民，至少是整个氏族、宗族或家族的迁移。周人从古公亶父迁岐，王季宅程（在咸阳原上另立门户，“宅”的字源和语源都是“乇”，是切割、分裂的意思），武王从迁镐到克殷，然后周公东征，在东方封建诸侯国邑，西周王朝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向东方“迁”出来的，而且每次迁移的规模都相对重大^①。

公元前771年，周王室内讧，引发了西北民族戎人的大规模入侵。前770年，在东方诸侯勤王兵马的护送下，周平王从关中的宗周（今陕西西安附近）东迁到河南成周（今河南洛阳）。这就是史书所称“平王东迁”之役，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

“平王东迁”是一个极端简略和概括的提法，这是一个历史话语的问题。怎样历史地理解历史话语，无论对写历史的人还是读历史的人，都是个很大的挑战。实际上，“平王东迁”涵盖着一个相当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问题就在于这个过程远没有研究清楚。

迫使周人考虑迁移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气候进入干旱寒冷周期的高峰；二是这一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迫使中亚民族和中国西北戎族（周人称之为玁狁）向东、向东南迁移，给周王朝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三是周王朝本身的走向没落，各种内外矛盾激化，无力应付自然与人为的各种重大事变。

西周礼乐文明曾经历过灿烂辉煌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却极少有人研究和正视周文明从僵化、没落到灭亡的历史过程。其实西周文明掩盖了一个最致命的弱点：两百多年间，西周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以木石耕具开始，也

^① 关于周人从关中崛起的历史，我在拙著《周易：追寻失落的文明》（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以同类型的木石耕具告终)。换言之,停滞不前的社会生产力支撑不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和扩张。

一、西周从宣王中兴到灭亡

厉王流于彘,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十四年(公元前841—828年)之后的宣王“中兴”,曾努力建树。面对西北戎族对关中地区愈来愈大的威胁,周人只能有两种考虑,奋起抵抗或经营东方和东南方以准备后路。

奋力抵抗、甚至主动征伐和向西北方向扩张,同戎族争夺洛水、泾水、渭水上游地区,这主要反映在《小雅》的诗篇中,例如,《出车》的“赫赫南仲,往城于方(方,指朔方)”,“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玁狁于定”;《六月》的“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等。在不少青铜器铭文中也多有反映,征玁狁名将虢季所作《虢季子白盘》便是显赫的例子。

然而,向东和向东南经营,恐怕是王室的更长远的战略考虑,宣王在这方面的一些重大举措就反映在《大雅》中^①,也就是《大雅·荡之什》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以及《常武》。这几篇诗非常重要,实际上为“平王东迁”作了思想的和政治的准备。

《崧高》“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讲的是转封姜姓申伯于河南南阳谢地,建东申国。这是周宣王经营东方的第一个战略性措施。

^① 二雅的区别不知道始于何时。我们只知道,鲁襄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44年,季札观乐的时候(这年孔子8岁),二雅是分开的,至于十五国风次序与今传《毛诗》略有不同,即作:二南、卫(与邶、邶合)、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周、鲁、商三颂,虽然只称“颂”,看来仍然是分开的。后来孔子自宋返鲁,让“雅颂各得其所”,对十五国风的次序不作改动,就是《毛诗》现在的样子。大毛公所传的本子,传自子夏,而子夏则直接传自孔子。

《烝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所谓“城彼东方”，所有注家都解释为，派仲山甫到齐筑临淄城，不能算错，但眼界比较狭隘。我看不如解作：宣王命仲山甫作为王朝特使巡视东方诸侯国。城者，成也，成彼东方，目的在于稳定东方各诸侯国的政治局面。因为，对仲山甫的策命是“赋政（贯彻王政）于外（王畿之外，指东方各诸侯国），四方爰发”，并不局限于聘齐的。特别是诗的第四章“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仲山甫巡视东方，是要向东方所有的邦国宣示和解释王命、王政（宣王的战略意图）。而聘齐、城临淄，只是第一站，当然也因为齐国局面混乱，需要整治和稳定^①。

《韩奕》是宣王锡命韩侯从陕西省黄河西岸的韩城改封，迁到山西省的韩原之诗。这韩原是黄河以东、汾水以西、吕梁山西侧的高原地带。韩城、韩原不是一地，古人带着地名迁移，到了新地方仍用旧地名是一贯的做法。诗的最后一章说：“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韩侯是周武王儿子（武之穆）、成王之弟的后裔，西周的老牌大贵族。宣王命他迁往河汾之间，要求他成为保卫中原北方、抵抗西戎、整治北狄的重镇。平王东迁以后，韩入晋，后来三家分晋而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江汉》历来认为是宣王命召虎平淮南夷之诗，现代程俊英、陈子展、屈万里诸家无异辞。这没有错。另外，郭沫若指出，这篇诗与青铜器《召伯虎簋》铭文，所记乃同时事（事实上，文句大略相

^① 关于齐国乱事的各种说法，陈子展《诗三百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其实，齐乱是由于周夷王烹齐哀公而起的。据屈万里《诗经诠释》（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536页。《烝民注30》引魏源之说，司马迁《齐太公世家》从周夷王到宣王前期的齐国世系记载，可能有缺乱。

同),也是不错的。这篇诗,实际上是宣王增封召虎于江汉的册命文告。我将在后面说《召南》的时候,再作讨论。

《常武》是宣王平徐戎之诗,古今无异辞。对宣王是否亲征淮北,或许有点不同的说法。但诗的末章说“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又说“徐方不回,王曰还归”,宣王亲临到了徐州,大概没有问题。

诗,无疑只能一篇一篇地读,但上面所引的几篇,放在一起,建东申(崧高)、遣特使巡视山东诸侯(烝民)、迁韩(韩奕)、征淮南、封召虎(江汉)、征淮北、平徐戎(常武),便可以看出,实际上这是一环扣一环的重大战略举措,真正目的在于“战略东移”,而不是一串孤立、互不相干的事件,这是宣王为了经营东方而作的战略布局,亦即后世史家所谓“宣王中兴”。

公元前781年宣王去世,幽王继位,11年后西戎灭周而导致“平王东迁”之役。这段时期,《大雅》给我们遗留下《瞻印》、《召旻》这两篇内容非常丰富、而又极度浓缩的诗。我们不妨略作分析。

《瞻印》第一章说的是天灾加上人祸一起降临西周。天灾至少有两次,看来都十分严重。先是《史记·周本纪》所说的“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无疑是一次强烈的大地震。然后是《召旻》第一章“瘠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可能是一场旱灾引起的一次影响整个关中的大饥荒,《史记》失载了。

宣、幽政权更替引起了严重的内部矛盾。《瞻印》第二章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脱,开脱)之”这里的“人”,有土有民,是上层贵族在内斗。《召旻》又说“天降罪罟,蠹贼内讧”。这次内讧,牵涉到姬姓周公之族和姒姓夏人召公之族。一方面,《周本纪》说“幽王以虢石父为卿,国人皆怒”。虢石父极有可能是虢叔(西虢,在今宝鸡附近)之族,虢季是小宗,要取代周公姬旦之族总揽西周

民政大权，恐怕还不够格。周公旦之族被贬，这是姬周之族内讧，正是《瞻卬》诗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幽王宠褒姒，褒姒干政，将召伯和召氏之族逐出朝廷，《召旻》即“悯召氏之族”，诗的末章交代得很清楚。召氏姓姒（后世史家都说姓姬，是个极大错误），是陕西朝邑夏族人。褒姒是汉中褒城（今褒城县）的夏族人。关于这些，我在讲《周南》、《召南》的时候，再作较详细的讨论。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瞻卬》诗三次说到“人之云亡”。这就是第五章“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第六章“人之云亡，心之忧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这里所说的“人”，也就是同一篇诗第二章所说的“有土田”、“有民人”的有土有民的世家大贵族，也包括历来亲附于周公旦之族的一派，他们都在公开地谈论着、筹划着和积极地准备着大逃亡、大迁徙，有的甚至已经见诸实际行动了。《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同史伯讨论、谋划东迁的事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总之，“人之云亡”，从早到晚，王官世族的人们心里想的，见了面互相谈说的都是迁徙与逃亡！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社会基层组织是家族的血缘群体，各级在政治上受“封”的“宗”统辖着一个地域，至少是一个“邑”，里面居住着或多或少的、同姓或异姓的家族^①。无论定居还是迁徙，规模再小也是以家族群体为基础的大型行为。在农业社会里，要实行这样的以邑为单位的群体迁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郑语》用全部的篇幅讲述郑桓公如何从下决心、作计划，到分步骤行动，就说明事情的复杂性，更何况郑桓公是宣王之弟，受封立宗的第一

① 西周的宗族结构是西周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宗族的纵向结构原则上以文王、武王以下各代的王的直系子孙受封而形成的大小层级结构。这是一种政治和政权的组织，只有受王“封”才能立“宗”，“宗”按世代层级（昭、穆）分大小，但不论小到什么程度，按宗主的父系往上追溯，最终总会追溯到一位先王或先公身上。因此，宗族以血缘为纵向，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地“封”出来的，不受王封，就不能立“宗”。

代,比起那些有二三百年历史的元老旧宗的庞大家业,相对还是简单的。

幽王易储,废太子宜臼奔西申,内战爆发,西戎灭宗周,杀幽王及太子伯服(褒姒所生),东方诸侯率师西进,关中形势急转直下,《周本纪》、《今本竹书纪年》记载虽比较简略,大要是一致的,但到底有哪些诸侯率师西进?《纪年》说“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平王)于申”,又说“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看来,小国如许、东申都去了,东方诸侯大国,齐、鲁、晋、卫自然也都去了,至于陈、桧、曹等较难确定,但去了的可能性是有的。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本来就像箭在弦上的大移民浪潮便汹涌而起,所谓“平王东迁”,东方诸侯们兴师动众,当然不只限于给新立的周平王搬了个家,而是尽可能地联系关中王畿内的远近亲族封君,尽量携带所属的劳动人口,并护送他们,或者让他们跟随着迁徙到山东各诸侯国,分别予以安置,或者自行寻找合适的环境安置。《诗·国风》就是这些移民到达之后,在东方十五个诸侯国安顿下来的记录。其实,这还不是全部,例如迁到河南陕县附近的虢国(有丰富的考古学遗存,它们分为两部分,跨黄河两岸立国,也许是虢叔和虢季两支分立的缘故吧)以及其他一些人口数量较少的移民群体,由于没有记载,就不为人知了。

二、平王东迁与春秋移民社会

这次大移民浪潮的许多具体情况,没有人去专门研究,史学家们、大师们甚至连移民概念都没有提到,但规模很大是可以肯定的。我刚指出山东(崤函以东)诸侯勤王,能来的都带着武装来了,气势十分浩大。我同样也可以指出,关中地区的世族封君们,